

一代奇女子

蘇雪林不讓鬚眉

● 王培堯

出身寒微成就非凡

蘇雪林（一八九七—一九九九），近代著名的女作家、教育家、古典文學家，早年曾任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，東吳大學、滬江大學、安徽大學及武漢大學教授。來台後執教台北師範大學、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，中間曾赴南洋大學講學半年。一生著作等身，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無一不精。後期，執教成功大學時完成的「屈賦新探」，被學術界譽為研究楚辭最權威的著作。

蘇雪林，原名蘇小梅，安徽太平縣人（今為黃山市），一八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浙江瑞安，她的故居在太平縣山村嶺下（今黃山區太平鎮永豐鄉）。為一貧瘠的山村，其家亦甚寒微，為一平凡的家

庭。出身如此偏僻保守的環境，以一介普通女子，在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社會裡竟能出人頭地，確屬非易。這是由於她聰明好學，身強體健反叛性強，故能衝破牢籠，成就一番事業。

祖母母親影響深遠

幼時，對她影響最大的也是兩個女人，一為其祖母，一為其母親，她的祖母崇尚三寸金蓮，其祖母因幼小逃難，未及時纏足而飽受奚落，悔恨終生。於是想把這個遺恨從小孫女身上找到補償，於是在蘇雪林四歲時就命其母為她纏足。不久，她的母親隨其父去了山東，祖母便親自替她纏，日以繼夜，終於把她的腳纏到祖母理想的標準，也使她成了終身的「行殘」，以致後來到外地讀書及赴法留學使她不能

抬頭見人。

蘇雪林的母親秉性善良，溫和謙恭，十四歲嫁到蘇家，其祖母把媳婦視如丫頭，要她為家事操勞。但蘇母深明大義，處在清末時代，聽到市井傳言說列強要瓜分中國，怦然心傷，仍能打起精神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條，蘇雪林受母親影響甚深，她的母親姓杜，她早期的作品「棘心」就是她的自敘傳，書中極力描述杜醒秋之母，也是作者之母。說杜太夫人事母至孝，相夫至賢，有口皆碑。在關係複雜的大家庭裡，吃盡了虧，受盡了氣，卻能嘔盡心血，把各方面都調度得恰到好处。蘇雪林藉小說介紹母親，說：太夫人既是一個舊社會的犧牲者，那麼其價值是否要因此而貶損呢？作者堅決否認：「不，『德行』便是『犧牲』的代辭，德行的外表隨時代

環境而變遷，德行的意義則亘古不改。」蘇氏又說杜太夫人的行誼，可以「忠」字括之。她的人格是完美的，純粹的。所以作者稱之為「一代完人」。「棘心」自序又說「這部書雖以杜醒秋的故事為主，而真正重心則為醒秋母杜太夫人。」雖然太夫人在書中僅露了一次面，但作者以她無比的孝心和虔敬，將她烘托得神光湧現，寶相莊嚴。

蘇雪林畢生對母親孺慕情深，她住的房子不論在台北或台南，都名為「春暉堂」或者「暉山館」，取孟郊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」的意思。

遍讀中外著名書籍

作為一個舊社會的女孩蘇雪林何以能夠讀書呢？這和她的祖父有關，其祖父少年失學，及長，在清朝做個小官，升遷困難，深感受教育的重要。於是在蘭溪縣署設置家塾，供自己的子弟讀書。後來，又在蘭溪縣開設學堂，除教授四書五經外，也教英文。由於家有學塾，蘇雪林六、七歲時即開始啟蒙，讀「三字經」、「千字文」，也背書和寫書法描紅。和她一塊唸書的女孩還有她的姐姐，但是她在洋學堂

裡讀到教會編的「伊索預言」和西洋古代騎士的故事，所以文理方面較姐姐高明。稍長後，她又學會對「對聯」和詩的平仄，接著又讀「千家詩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，從此與書結緣。接著又讀「薛仁貴征東」、「羅通掃北」之類，又讀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聊齋誌異」、「閱微草堂筆記」等。清末林紘的譯著風行，她又讀到「鬼山狼俠傳」「劫後英雄傳」、「十字軍東征」等，覺得外國風光，猶勝中國舊小說裡的風景，讀得入了迷。

考上第一女子師範

她父親自山東辭官歸來，見到十二歲的蘇雪林，發現她冰雪聰明，決定好好的培植女兒成才，於是他親自教她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古詩源》和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古文類纂》。很快她便能詠七絕，再做五古，被父親驚為奇才，逢人就誇。她在稍能讀報時，已經開始關心國事。廣州起義失敗，七十二烈士合葬黃花崗，上海報上發表的痛惜文字曾使她大為感動。林覺民給妻子的遺書，更令她流淚不止。蘇雪林說：「我知道革命黨是壓制不住的，愈壓制、反彈力愈強。」那時四川又鬧保路風

潮，各地也不平靜，便對叔父諸兄說：「我看大清朝的氣運快完了，不久要逃回關外老巢去了！」祖母把這兩句話說給祖父聽，祖父大怒，將她痛罵一頓。當「一聲霹靂，武昌革命槍聲一響」，武漢三鎮陷落，雲南、杭州亦被光復時，祖父與父親都「倉皇逃歸」上海。稍後，蘇雪林入了安慶基督教小學培媛女校。她厭惡學校洋奴氣重，認為「教會來華辦教育，開化中國之意少，養成教會忠順奴才之意多……西洋人辦這種教育的方式，也是文化侵略之一種。」她還說：「我們中國人要想外國人不再對我侮辱，只有努力自強，並無別徑。」為了一種無聲的抗議，她在那裡只讀書半年，即離去。

回到嶺下，蘇雪林終日沉酣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之中。在那裡她進入了五古七古境界，做詩算是有了進境；後來在台南出版的舊體詩集《燈前詩抄》，就是那時寫的。

在家鄉不久，蘇雪林聽說安慶第一女子師範招生，她怦然心動，前往報考，獲得錄取，於一九一四年入校，學習成績優異，她的作文，每次都被老師濃圈密點，眉批總批，淋漓滿紙。三年學業，總分結

算年年第一，加之她能詩會畫，大家都視她為「才女」，才名洋溢宣城，遠播京滬，兩處的安徽人，無人不知「蘇小梅」了。在女師，校長非常器重她，畢業後即留她任教附小，同時也教預科。蘇雪林每周教課二十幾小時，為批改學生的作文、日記、書法每日忙到三更半夜。但是，她愛那些孩子，很安心她的工作。

不久，北京高等女師在安徽招生，帶給她新希望，她要繼續求學，但祖母不答應，一心要她嫁出去，她極力反抗，幾乎決裂。

最後她獲勝，進入北京女師做旁聽生，後來由於兩篇作文所顯示的優秀文理，使她和黃盧隱經由校長同意轉為正式生；接受胡適、李大釗、周作人、陳衡哲等教授傳授新知，飽受舊禮教之害的蘇雪林從此眼界大開，思想大變，到北京不久，即以「五四人」自居，但她認為打傳統不是亂打，那些不合理的倫常觀念，片面的女子貞操，從一而終、終身守節、自殺殉夫等，一定要打倒，但孝悌忠信等道德觀念，仍是值得珍視的。對於「五四運動」，她認為這一運動的發生有百分之百的理由，也有百分之百的必要。

五四運動影響巨大

經過五四洗禮的蘇雪林，以極大的熱情在社會、政治、人生等重大問題中表現出來，她發表了「人口問題研究」、「新生活裡的婦女問題」、「沉淪中的婦女」、「家庭」、「對於『五一』的兩大希望」、「自由交愛論」等數十篇政論和雜文。這些作品雖不是純粹文學之作，但是表現她早期思想的重要部分。

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滌蕩一切人的靈魂，對蘇雪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。在舊家庭裡，雖然她有天然的反叛精神，但是大家庭的倫常所給她的耳濡目染也是很大的。她自己說：「我個人是個極端保守家庭出身的，一向矩行規步，……人家批評我思想很新，行為很舊，是個半新半舊、矛盾性人物，也只好由他。」這種批評，可以說是一語道破了蘇雪林始自「五四」開始固定的思想實際。

赴法留學皈依天主

蘇雪林在北京女高師讀到第二年，法國里昂中法學院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招生，蘇雪林一考即中，遂於一九二一年赴上

海，由吳稚暉率領赴法國馬賽，共一〇五位學生，抵馬賽後再北赴里昂，她想學藝術，所以進了藝術學院，不過，她發現在那裡只有繪畫，她要研究藝術史，俾便將來著書立說，光畫畫與她的志趣不合，於是她退出藝術學院，後來中法學院鬧學潮，她是廿八位積極分子之一。後來她為了養病，一度到瑞士萊因湖畔的「寄宿舍」居住，在那裡她結識修女馬沙吉，皈依了天主教，畢生為虔誠的天主教徒。

健康恢復後，她又回到里昂，繼續求學，苦讀三年，完成學業，於一九二五年回國，母女重逢，喜不自勝。回到嶺下故居的蘇雪林，飽受新文化薰陶，崇尚自由，但她是二位孝女，為了母親，她答應結婚，把出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未婚夫張寶齡召回嶺下，在母親面前結了婚。婚後，過了一段甜蜜幸福的婚姻生活，便跌入了婚姻的苦海。原因是學藝術的她和學理工崇尚理性的夫婿，在觀念上有很大的差異。

綠天文集作者自述

由法國回來後，蘇雪林在蘇州由基督教辦的景海女子師範和東吳大學執教，在

東吳大學她講授詩詞選，她發現了李義山與女道士戀愛的形跡，還發現唐文宗與由其兄處接收過來的飛鸞、輕鳳兩妃嬪相戀之事。她埋首潛心研究，幾個月的時間內便寫成了七萬字的「李商隱戀愛事跡考」。這是她的第一本學術著作，書中比比皆是「能見人之所不見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」的獨特發現，於是她被譽為「文壇名探福爾摩斯」。不久，她還寫了一本關於她婚後生活的童話般的散文集《綠天》。這本書使她登上名作家之林。書中文字優美，情真意切，主要篇章為：「玫瑰與春」、「小小銀翅蝴蝶故事之一」和「之二」；這三篇文章，提供了一個故事的全部資料。童話的體裁給這故事披上美麗的外衣，故事的内容則是極悽惻的。

她和他，在那沒有會過面的時候，就訂了婚。（母親代訂的）她是一隻「小小銀翅蝴蝶」，多情、良善、而有文采；他則是一匹「蜜蜂」，講究實用的工藝家。她為了愛她的母親，所以也愛他。她給他去信，要他來。他則不懂也不接受她的愛，回信拒絕了。一直到她與他無意間相遇，據說是消除了誤會，後來他們結了婚。婚後，他們的家庭生活不協調，他是實利

主義，認為她浮華無用。他對她說：咱們分手吧。她一氣之下，離開了他。但既未完全斷絕，而且又苦念他不已。她又回了家，他對她極端冷漠，她的愛活生生給餓死了，逼得她只好又悄悄的走了。從此，他們再沒有在一起，而名義上卻還是夫妻，參商出沒，已經是數十寒暑了！

——這就是「綠天」作者蘇雪林自己的故事。

這本書出版後重版六次，每次都有增修，第六次再版時，篇幅增加兩倍，註明為紀念「珠婚」而作，也為了紀念她那位命運的「魔羯星」，三十年痛苦的歲月，她卻賦予如此美名，顯示她對丈夫的不能忘情。

濃淡適中唯美傾向

「綠天」是一個女性婚姻的紀錄，也是她自己的生活，用的是散文體。雖然，那生活浪漫抒情，歌頌的是愛情和青春，贊美的是自然和人性，寫得美，但不空泛。評論家多把她的散文歸為與冰心、朱自清等人相近的一類，其實她的作品與冰心、朱自清是完全不同的。與葉紹鈞或者有一點相似，但也不像。冰心、朱自清的作

風是流利自然，葉紹鈞不免有點凝重，綠漪（蘇雪林）就比葉紹鈞更多一點刻畫了……她文辭的美妙，色澤的鮮麗，是有目共賞的，不像徐志摩那樣的濃，也不像冰心那樣的淡，她是介乎兩者之間而偏於徐志摩的。因為她與徐志摩一樣喜歡用類似排偶的句子，不惜嘔盡她的心血。（趙景深《海上集·蘇雪林和她的創作》）趙景深先生不僅以散文為例，還從她的小說《棘心》、劇作《鳩那羅的眼睛》和她對《青鳥》的詮釋，說明她在散文創作中表現的唯美傾向。她的散文近乎自然，近人性，是其突出的特點；想像恢宏，辭采瑰麗，寫得機智聰明，是其一特點，例如她寫：「水初流到石邊時，還是不經意地涎著臉撒嬌撒痴的要求石頭放行。但石頭卻像沒有耳朵似的，板著冷靜的面孔，一點兒不理。於是水開始嬌嗔起來了，拼命向石頭衝突過去。衝突激烈時，淺碧的衣裳袒開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葉收放，呼吸極其急促，吐出怒吼的聲音來，縷縷銀絲頭髮，四散飛起。霹靂啪啪，溫柔的巴掌，盡打在石頭皺紋深陷的頰邊——她真的怒了，不是兒嬉。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？巴掌來的狠了，也不得不低頭躲避。」

她雖然得勝了，然而弄得異常疲倦，曳淺碧的衣裳時，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。「如此興味盎然的對自然界事物擬人化的親切描寫和敘事方式，隨處可見。她的早期散文既是詩，又是畫，充滿了靈性和真誠。她的這種風格，正是廿年代中國美文運動中一種重要的文體傾向，但是她的風格是獨特的，是浪漫抒情與清新質樸和陽剛與陰柔兼具的散文佳作。當然，她後來的散文，諸如《蠹魚集》、《屠龍集》、《青鳥集》等，雖然大體還有她自己的風格，但深沉、老辣中已經失卻了不少當年的浪漫和天真。

嘔心瀝血紀念母親

蘇雪林早期的另一名著是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「棘心」，是在上海閑居時寫的，先由「北新半月刊」逐章發表，因為急需錢用，遂以兩百元賣給了「北新書局」。老板李小峰，出版以後，大受歡迎，再版了十多次，「棘心」是蘇雪林留給母親的一個紀念，卻是廿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收穫。她在小說的扉頁上以「詩經·凱風」的「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」之句作題解後，又寫道：「我以我的血和淚，刻

骨的疚心，永久的哀慕，寫成這本書，紀念我最愛的母親。」這是她一生對母親摯愛的赤誠表白。

《棘心》的主旨在於介紹一個生於中國政局蛻變的時代，飽受五四思潮影響，以後皈依了天主教的知識青年女性杜醒秋，借她的故事，反映那個時代家庭、社會、國家的變化，也表現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煩惱、苦悶、企求、願望，更再現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於戀愛問題的處理，立身處世的標準，救國家救世界途徑的選擇，以及所採取的不同方式。主人公杜醒秋是一位富有燕趙之士慷慨悲歌的氣質，血管中奔流著野蠻時代男人的血液的人。她愛高山雲海，愛大海落日，愛宇宙間的一切壯美。「她的性情是生來這樣好勝，除了學問，什麼都不放在心上」，「世界上一切，她都看得行雲流水一般，獨於愛情看得異常的莊嚴和神聖」。她認為：「戀愛」，無論肉體和精神，都應當有一種貞操，而精神貞操之重要，更在肉體之上。

《棘心》寫的就是她的全部生活、思想、感情和性格。這位以「不自由、毋寧死」的反抗爭取讀書，從山溝裡走出，自省城，而北京，然後在法國留學三年的女

性，在婚姻方面卻恪守傳統，奉行「我們的婚約是母親代定的，我愛我的母親，所以也愛他。」杜醒秋人生過程是矛盾和複雜的，雖然她的文化性格是先鋒的，但她的內心世界是傳統的，封建傳統困擾著她，保守主義導致她婚姻的最後失敗。她雖然初到法國曾被男性狂熱地追求過，但她並不為所動，因為她已經有了未婚夫，「她將來是免不了要和他結婚，她應當將全部的愛情交給他的」。但是她的未婚夫是一位極端自私、狹隘、沒有溫柔的十分冷淡的人。在她對遠在美國的未婚夫「萬念俱灰」的時候，曾經想與之斷絕婚姻關係，但是在她因白朗女士的宗教感召而皈依宗教之後，在當家鄉遭匪、母親身染病疴時，為了母親她毅然回到了家鄉，並與未婚夫和好結婚。《棘心》的最後一章「一封信」，成為這部長篇小說的大團圓結局，正好圓了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個追求。但是，杜醒秋的真正意義，是她成為一個永遠的受害者。

「棘心」真正的主题，不在杜醒秋的故事，而是介紹一位賢孝婦女的典型，這位婦女就是蘇雪林的母親杜老夫人。

散文集「綠天」和長篇小說「棘心」

這兩部蘇雪林早期的作品，使她有資格躋身廿世紀中國文學大師的行列，成為中國新文學開拓時期與冰心、黃廬隱、凌叔華、憑沅君、丁玲齊名的重要女作家。

反共先鋒義無反顧

蘇雪林是反共的先知先覺，是位不屈不撓的文化鬥士，廿世紀初期，舉世傾向共產主義，視馬克思如神明，蘇雪林卻看出這個主義不足以為人類造福，而是禍害，在她留法期間，中國留學生有不少人左傾，勤工儉學的學生更總動員來拉攏她，極盡威迫利誘，但她不為所動，嚴加拒絕。返國以後，在大學執教。一九三〇年，魯迅被左翼作家推為領袖，威福自恣，毒燄熏天，全國許多文人被誘或被迫投入左翼陣營，不然就被視為時代的渣滓，反動的頑徒，凌辱蹂躪，無所不用其極。蘇雪林不受威脅，她認為魯迅在心理上有病態，盛極一時的「刀筆文化」和「屠戶文化」都是魯迅倡導的。於是和魯迅打起曠時日久的筆墨官司，她首先向魯迅投出凌厲的一槍，結果引起左翼僕儷的群起圍攻，在全國報刊上發表文字或寫匿名信來攻擊她，都是些憑空的造謠，無端的誣衊，惡

毒的罵詈，更多的是極其下流的污言穢語。若把辱罵她的文字收集起來，足足有一大捲。中共攻擊胡適的文章幾達數百萬字，攻擊蘇雪林的雖然沒有對胡適的多，但也可說居於第二位了。（風雨雞鳴自序）朋友們當時曾對她說：「魯迅現在已成為野蠻民族的 Taboo（禁忌），你想動一動它，準被四面捧來的石塊砸成齏粉，何苦冒這大險呢？」又有人勸她說：「魯迅崇拜現在已不是文藝問題，而是政治問題，政治每每是險惡污濁，不擇手段的。你在大學教書，何等清高，教書之暇，從事自己的名山事業，又何等的悠閒自在，捲入這種漩渦，讓左派打擊你，把好好的名譽給搞得不香不臭，而且永遠不得安靜，我看你將來一定要晦之晚矣的。」蘇雪林回答這問題總是說，關於這，我何嘗不知道？不過，大義之所在，我要說的話，還是要說。

蘇魯結怨其來有自

據說蘇雪林反魯迅還有兩個原因：其一是在一九二五年北平女師大鬧學潮，校長楊蔭榆開除學生遭到部分師生強烈反抗，楊校長不屈服，接著又開除了十多名鬧

事的學生，釀成校外聲援，學潮越鬧越大。魯迅支持被開除的學生，寫了許多雜文，把北洋軍閥和學校混在一起，加以辱罵。而教授陳源所辦的「現代評論」則駁斥魯迅，有意維護傳統文化的蘇雪林很自然的聲援陳源，在「現代評論」上寫文章聲討魯迅，兩人從此結怨；其二是一九二七年秋，北新書局的李小峰在上海四馬路一家酒樓，宴請凡在他的書局出過書的人，其中包括魯迅和許廣平、林語堂夫婦、郁達夫和章依萍夫婦。那一次是蘇雪林和魯迅惟一的一次見面。蘇雪林回憶說：「那一天，我和我們的文學大師第一次會面，所以印象至今尚清晰地留於腦海……魯迅對我神情傲慢……」「我也僅對他點了一下頭，並未說一句話。魯迅之所以恨我的緣故，我知道……我曾在《現代評論》發表過文章，又與留美袁昌英等友好。魯迅因陳源寫給徐志摩一封信，恨陳源連帶恨《現代評論》，恨《現代評論》連帶恨在《現代評論》上寫文章的我，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現。」此兩起「事件」，是否為蘇、魯結怨的根源，已難查考。不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，魯迅病逝上海。蘇雪林說：「魯迅病逝，全國文藝界悲聲四起，

其震撼之大，我曾做個譬喻說，天外忽來一顆行星，撞碎了我們的月亮；或如太平洋一夜間突然乾涸見底，那震動的情形，恐怕也不過如此吧。」那時她寫了《致蔡子民先生論魯迅書》給蔡元培、馬相伯，力勸他們不要參加治喪委員會；還寫了《與胡適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》給從海外歸來的胡適。致蔡子民書連同她和胡適來往的兩封信，都給武昌的《奔濤》半月刊發表，蘇雪林說沒想到「這一下等於搗了黃蜂窩，群蜂四面飛來……上海、南京、北平那些大都市的報紙不必說，各省凡有報紙的都在罵我，知我不能遍閱這些報紙，都寄來武漢大學。」每張報紙，罵她的漫畫、詩歌、雜文，無所不有。但蘇雪林反魯矢志不渝，到了台灣之後，先後寫了《論偶像》《論污蔑》《論是非》《魯迅傳論》等文章，最後集為《我論魯迅》出版。

滄桑歷盡性情中人

一九四九年春，赤燄迫近長江，人心惶惶，蘇雪林任教的武漢大學，教師多作逃難的準備，上課與否，悉聽尊便。在校中她是著名的準時上課的好老師。一日，

蘇雪林未來上課，師生已知時局嚴重，紛紛踏上逃難的征程，蘇氏成了時局的「寒暑表」，可見師生對她的信任。

蘇雪林先到香港，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職一年，再赴法國寓居兩年於一九五二年來台，任教台北國立師範大學，講授楚辭，後來應聘轉至台南成功大學執教，中間曾赴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半年，直到一九七三年退休，在杏壇耕耘足足五十年。

在教育崗位上，她對學生總是以愛心、耐心、信心，循循善誘，引導著他們走向學問之途。她教學勤奮，在蘇州景海女師「教國文三班，每班學生五十餘人，每週作文一次。她每週上課十八小時，還要改兩百多本作文簿，總批之外，更加眉批、旁批，結果每改一次作文，總是弄到十二點鐘，才能就寢。」

凡是上過她課的人，都會沉醉在她那慈祥的面容，和悅的顏色，樸素的穿著，精闢而又風趣的言談裏，真有如坐春風之感。半個多世紀過去，好多學生都成了她的忠實門下；好多學生都由綠鬢少年變成華顛翁媪，他們來時與她談起從前歲月和世事的滄桑，固不免唏噓感慨一番，但說到當年若干賞心樂事，又自然的破顏為笑。

教學相長擅長舊詩

蘇雪林相信「教學相長」這句話。她說她一生的寫作與研究，大都得之於教書所啟發的靈感。像「玉溪詩謎」是在東吳大學教「李義山詩選」而撰成；「屈賦新探」是由教「中國文學史」楚辭部分所引起；「天問」的整理也得之於一篇為上課用的筆記。九歌九位大神之屬於同一集團，則是在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班上講授姚鼐「登泰山記」時，忽然發現泰山司命乃是外國所謂的死神，與九歌大司命大有關聯，於是一個一個追究下去，才知九歌歌主是屬於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五星，加上日月二曜，再加上羅睺計都的九曜之神，並不是像舊說東一個西一個隨便湊合在一起的神道。

蘇雪林也擅長舊詩，早年在北平女高師讀書時，同學中國學優異者頗多，但寫舊詩，她在班上卻是沒有敵手，深獲詩學教授顧震福（竹侯）賞識。

她學詩由小倉山房著手，純以性靈為主。以後又學唐宋名家作品，李青蓮之超逸出群，韓昌黎之盤空硬語，蘇東坡之詼

諧雜出，她都學得很像，但她最喜歡的還是杜工部。她說：「盛唐詩人中，我最愛杜少陵，他那種沉鬱頓挫，悲壯蒼涼的作風，投合我的個性。」又說：「我的心靈也許是因為彈性太強吧，輕飄飄的東西，總覺得鎮壓它不住，只有長江大河的浩瀚，泰岱華嶽的莊嚴，才能將它熨貼得平穩。杜詩正有這種氣魄，這種分量，所以特為我心靈所歡迎。」

她作詩不以模仿古人為滿足，尤能推陳出新，自成風格。這風格就和她的散文差不多，花草魚蟲在她筆下，無不生趣盎然，又慣於賦無生命之物以生命，幽默多趣，讀之興味無窮。

她的舊詩在大陸已出版過七、八個集子，流亡香港時又出了兩本，來台後繼續出版，共有三十四個單行本，其中三分之二係來台的作品，可見她功力的不同凡響。

學術創作亦秀亦豪

不過，蘇雪林仍以文章最著名，就文章特色而言，她是唯美主義者，中國自新文學興起以來，少有唯美文學家，僅徐志摩和她而已。她早期的作品「綠天」第一

部分是唯美文學寫成，後人尚容易學寫。另一部小說「小銀翅蝴蝶故事」兩篇，是以象徵筆法為主，唯美為其外衣，那就不容易模仿了。她的獨幕劇本「玫瑰與春」，也是這類筆墨。寫得活色生香，膾炙人口，而內容所蘊藏的情感，芳馨悱惻，更見作者人格的崇高，和胸襟的闊大。三幕劇「鳩那羅的眼睛」也是個唯美劇，取材佛經，乃是一個印度宮廷故事。雖說是仿王爾德的莎樂美，然辭藻之美，工力之深，與王劇相比也可平分秋色。

除文藝而外，蘇雪林在學術上的重大成就，為皇皇巨著「屈賦新探」，都一百五六十萬言共分四集出版，大部分在台南完成，是她平生最滿意最寶愛的一部書。

屈原的作品歷來箋注疏解者極多，但對書中的典故多未能深知，解釋起來如同霧裡看花，隔靴搔癢，文理比較明晰的離騷，九章等，疏注大致少誤，但對九歌、天問、遠遊、招魂諸篇，則因不能將中外材料冶於一爐，所以解釋就很難圓滿了。

蘇雪林在四十餘年前寫九歌中人神戀愛關係，便打破了王逸三閭與楚懷君臣遇合關係，力主歌中一些戀愛話語都是寫實，不過人神戀愛而已。而人神戀愛是由「人祭

」而來。她這篇文章發表後，一時楚辭注家無不聳然稱異，每在自己著作中加以引述。不過蘇雪林那時似無意於屈賦研究，因為直到十幾年後抗戰末期，才又寫天問三神話中第一神話「舊約創世紀」。從此她鑽研屈賦的興趣大為濃厚，接連寫了「后羿射日」「印度諸天攪海」及「崑崙之謎」。她常說她寫了這幾篇文章以後，等於得到一把開啟屈賦秘藏的寶鑰，那裏面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，都將發露出來與世人共賞了。

她深信要想解決屈賦全部內容，必須別開蹊徑。在這方面她提出了四項原則：一、要承認世界文化同出一源，中國的也是世界一支；二、要用一以貫之的方法，將古今中外許多文化分子貫通起來；三、要經史子集打成一片；四、要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並重。

蘇雪林利用這四項原則，不但將屈賦典故的根源一一找出，使九歌主神乃「同隸一個集團的神明，九歌乃整套神曲」之說，得以成立。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將天問整理復原，使這一千五六百字雜亂無章的篇章，變成了一篇首尾有序，段落分明，脈絡貫注，結構謹嚴的傑構。這真是近代

學術界的盛事，不愧為她個人的「千秋偉業」。雖有人仍堅持王逸阿璧之說，也有人主張錯簡，但僅能稍作更易。像蘇雪林整理天問時，這樣大刀闊斧，揮斥自如的魄力，「美人細意熨貼平，裁縫滅盡針線跡」的巧腕，當代實少有其人，汨羅之靈有知，也該對她由衷的感謝！

她由屈賦研究，發現中華文化並不像外國漢家或新派中國學者所說「是零碎、雜亂、毫無系統。」她說：「中國文化其實是一張精緻堅固的『因陀羅寶網』，每根線彼此結連，每個目彼此關合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中及人間萬事，無不息息相關，脈脈流注，牽一線，觸一目，則全網皆活，簡直是個有機體的大結構。」又說：「中國文化這張寶網，不僅貫通數千年的歷史社會，並且將世界幾支古文化都包羅其中，可說牽一髮而動全世界。」

她極端推崇屈原，說荷馬、韋其爾、但丁、彌爾頓雖然偉大，但時代已經過去，只有屈原時代屬於未來。因為溝通全世界古文化這件事，不借屈賦為階梯是不行的。所以屈原和他的作品將在未來放射萬丈光芒，是可以預卜的。這口氣很大，足以讓中國人揚眉吐氣。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册出版

合售新台幣陸百元

名作家褚問鵠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癡癡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

全書分裝叁册合售陸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